

窮怪錄

飛燕遺事

漢雜事祕辛



中華書局

隋

遺

錄

顏師古撰

叢書集成初編
窮 怪 錄（及其他四種）

中華書局 出版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一九九一年北京第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二〇九二毫米 三十二分之一

統一書號：ISBN7-101-00894-1/K·367

叢書集成初編所選百川學海歷代
小史皆收有此書據
百川本在前故
以排印

隋遺錄卷上

唐 頭師古撰

大業十二年，煬帝將幸江都，命越王侑留守東都。宮女半不隨駕，爭泣留帝。言遼東小國不足以煩大駕，願擇將征之。攀車留惜，指血染鞅。帝意不回，因戲飛帛題二十字賜守宮女云：「○我夢江都好，征遼亦偶然。但存顏色在，離別只今年。」車駕旣行，師徒百萬，前驅大橋未就，別命雲屯將軍麻叔謀濬黃河入汴堤，使勝巨艦。叔謀銳命甚酷，以鐵脚木鵝試彼淺深，鵝止謂濬河之夫不忠，隊伍死水下。至今兒啼聞人言，麻胡來卽止其訛言。畏人皆若是。帝離都旬日，幸宋何妥所進車。車名見車前隻輪高廣，疎釘爲刀，後隻輪庫皮反，下以柔榆爲之，使滑勁不滯。使牛御焉。何妥傳自都抵汴郡，日追御車女。車轆許僵，垂絞綃網，雜綵片玉鳴鈴，行搖玲瓏。以泥車中笑語，冀左右不聞也。長安貢御車女袁寶兒，年十五，腰支纖削，駿冶多態。帝寵愛之特厚。時洛陽進合蒂迎蟬花，云得之嵩山塢中，人不知名，採者異而貢之。會帝駕適至，因以迎蟬名之。花外殷紫，內素膩，菲芬粉蘂，心深紅，跗爭兩花，枝幹烘翠，類通草，無刺，葉圓長薄，其香氣穠芬馥，或惹襟袖，移日不散。嗅之令人多不睡。帝命寶兒持之，號曰司花女。時詔虞世南草征邀指揮德音，勑於帝側。寶兒注視久之，帝謂世南曰：「昔傅飛燕可掌上舞，朕常謂儒生飾於文字，豈人能若是乎？」及今得寶兒，方昭前事，然多慙態。今注目於卿，卿才人可便嘲之。世南應詔爲絕句曰：「學畫鵝黃半未成，垂眉蟬袖太。

愁生綠愁却得君王惜長把花枝傍輦行上大悅至汴帝御龍舟蕭妃乘鳳舸錦帆綵纊窮極侈靡舟前爲舞臺臺上垂蔽日簾簾卽蒲澤國所進以負山蛟睫紝蓮根絲貫小珠曲睫編成雖曉日激射而光不能透每舟擇妙麗長白女子千人執驅板鍤金機號爲殿脚女一日帝將登鳳舸凭殿脚女吳絳仙肩喜其柔麗不與羣輩齒愛之甚久不移步絳仙善畫長蛾眉帝色不自禁回輦召絳仙將拜婕妤適值絳仙下嫁爲玉工萬郡妻故不克諧帝寢興罷擢爲龍舟首機號曰崆峒夫人由是殿脚女爭効爲長蛾眉司宮吏日給螺子黛五斛號爲蛾綠螺子黛出波斯國每顆直十金後徵賦不足雜以銅黛給之獨絳仙得賜螺黛不絕帝每倚簾視絳仙移時不去顧內謁者云古人言秀色若可餐如絳仙真可療飢矣因吟持機篇賜之曰舊曲歌桃葉新粧豔落梅將身倚輕機知是渡江來詔殿脚女千輩唱之時越溪進耀光綾綾紋突起時有光彩越人乘樵風舟泛於石帆山下收野蘭織之織絲女夜夢神人告之禹穴三千年一開汝所得野蘭卽江淹文集中壁魚所化也絲織爲裳必有奇文織成果符所夢故進之帝獨賜司花女洎絳仙他姬莫預蕭妃素垢不憚由是二姬稍稍不得親幸帝常醉遊諸宮偶戲宮婢羅羅者羅羅畏蕭妃不敢迎帝且辭以有程姬之疾不可薦寢帝乃嘲之曰箇人無賴是橫波黛染隆顱簇小蛾幸好留儂伴成夢不留儂住意如何帝自達廣陵宮中多効吳言因有儂語也帝昏湎滋深往往爲妖祟所惑嘗游吳公宅雞臺恍惚間與陳後主相遇尙喚帝爲殿下後主戴輕紗皂幘青綺袖長裾綠錦純緣紫紋方平履舞女數十許羅侍左右中一人迴美口帝屢目之後主云殿下不識此人耶卽麗華也每憶桃葉山前

乘戰艦與此子北渡爾時麗華最恨方倚臨春閣試東郭皴紫毫筆書小研紅絹作答江令壁月句未終見韓擒虎躍青駒擁萬甲直來衝人都不存去就便至今日俄以綠文測海蠡酌紅梁新醞勑帝帝飲之甚歡因請麗華舞玉樹後庭花麗華白後主辭以拋擲歲久自井中出來腰支依拒無復往時姿態帝再三索之乃徐起終一曲後主問帝蕭妃何如此人帝曰春蘭秋菊各一時之秀也後主復詩十數篇帝不記之獨愛小竊詩及寄侍兒碧玉詩小牕云○午醉醒來晚無人夢自驚夕陽如有意偏傍小牕明○寄碧玉云離別腸應斷相思骨合銷愁魂若飛散憑仗一相招麗華拜求帝一章帝辭以不能麗華笑曰嘗聞此處不留儂會有留儂處安可言不能帝強爲之操觚曰○見面無多事聞名爾許時坐來生百媚實箇好相知麗華捧詩頽然不憚後主問帝龍舟之遊樂乎始謂殿下致治在堯舜之上今日復此逸遊大抵人生各圖快樂曩時何見罪之深耶三十六封書至今使人快快不悅帝忽悟叱之云何今日尙目我爲殿下復以往事訊我耶隨叱聲悅然不見

隋遺錄卷下

帝幸月觀，煙景清朗。中夜獨與蕭妃起臨前軒，簾櫳不開。左右方寢。帝凭妃肩說東宮時事。適有小黃門映薔薇叢，宮婢衣帶爲薔薇鬢結。笑聲吃吃不止。帝望見腰支纖弱，意爲寶兒有私。帝披單衣亟行擒之。乃宮婢雅娘也。迺入寢殿。蕭妃詣笑不知止。帝因曰：「往年私幸安娘時，情態正如此。此時雖有性命，復惜矣。」後得月賓，被伊作意態不徹。是時儂怜心不減。今日對蕭娘情態曾効劉孝綽爲雜憶詩，常念與妃妃記之否。蕭妃承問，卽念云：「憶睡時，侍來剛不來，卸粧仍索伴，解珮更相催。博山思結夢沉水，未成灰。」又云：「憶起時，投籤初報曉，被惹香黛殘，枕隱金釵裯。笑動上林中，除却司晨鳥。」帝聽之，咨嗟云：「日月遄逝，今來已是幾年事矣。」妃因言聞說外方羣盜不少。幸帝圖之。帝曰：「儂家事一切已託楊素了。人生能幾何，縱有他變，儂終不失作長城公。汝無言外事也。」帝嘗幸昭明文選樓，車駕未至，先命宮娥數千人昇樓迎侍。微風東來，宮娥衣被風綽，直泊肩項。帝覩之，色荒愈熾。因此乃建迷樓，擇下俚稚女居之。使衣輕羅單裳，倚檻望之，勢若飛舉。又爇名香於四隅，煙氣霏霏，常若朝霧未散，謂爲神仙境。不我多也。樓上張四寶帳，帳各異名。一名散春愁，二名醉忘歸，三名夜酣香，四名延秋月。粧奩寢衣帳各異製。帝自達廣陵，沉湎失度。每睡須搖頓四體，或歌吹齊鼓方就一夢。侍兒韓俊娥尤得帝意。每寢必召令振聳支節，然後成寢。別賜名爲來夢兒。蕭妃常密訊俊娥曰：「帝體不舒，汝能安之？」豈有他媚？俊娥畏威，進言妾從帝自都城來。

見帝常在何安車車行高下不等女態自搖帝就搖怡悅妾今幸承皇后恩德侍寢帳下私効車中之態以安帝耳非他媚也他日蕭后誣罪去之帝不能止暇日登迷樓憶之題東南柱二篇云○黯黯愁侵骨綿綿病欲成須知潘岳鬢強半爲多情○又云○不信長相憶然從髮裏生閑來倚樓立相望幾含情殿脚女自至廣陵悉命備月觀行宮由是絳仙等亦不得親侍寢殿有郎將自瓜州宣事迴進合歡水果一器帝命小黃門以一雙馳騎賜絳仙遇馬急搖解絳仙拜賜私恩因附紅牋小箭上進曰○驛騎傳雙果君王寵念深寧知辭帝里無復合歡心帝省章不悅顧黃門曰絳仙如何何來辭怨之深也黃門懼拜而言曰適走馬搖動及月觀果已離解不復連理帝意不解因言曰絳仙不獨貌可觀詩意深切乃女相如也亦何謝左貴嬪乎帝於宮中嘗小會爲拆字令取左右離合之意時杏娘侍側帝曰我取杏字爲十八日杏娘復解羅字爲四維帝顧蕭妃曰爾能拆朕字乎不能當醉一盃妃徐曰移左畫居右豈非淵字乎時人望多歸唐公帝聞之不憚乃言吾不知此事豈爲非聖人耶於是姦蠹起於內盜賊攻於外直閣裴度通虎賁郎將司馬德勤等引左右屯衛將軍宇文化及將謀亂因請放官奴分直上下帝可奏卽宣詔云門下寒暑迭用所以成歲功也日月代明所以均勞逸也故士子有遊息之談農夫有休勞之節咨爾兆衆服役甚勤執勞無怠埃壘溢於爪髮蟻虱結於兜鍪朕甚憫之俾爾休番從便嘻戲無煩方朔滑稽之譖而從衛士遞上之文朕於侍從之間可謂恩矣可依前件事是有焚草之變

右大業拾遺記者上元縣南朝故都梁建瓦棺寺閣閣南隅有雙閣閉之忘記歲月會昌中詔拆浮

圖因開之得荀筆千餘頭中藏書一帙雖皆隨手靡潰而文字可紀者乃隋書遺藁也中有生白藤紙數幅題爲南部煙花錄僧志徹得之及焚釋氏羣經僧人惜其香軸爭取紙尾拆去視軸皆有魯郡文忠顏公名題云手寫是錄卽前之荀筆可不舉而知也志徹得錄前事及取隋書校之多隱文特有符會而事頗簡脫豈不以國初將相爭以王道輔政顏公不欲華廢前跡因而削乎今堯風已還德車斯駕獨惜斯文湮沒不得爲辭人才子談柄故編云大業拾遺記本文缺落凡十七八悉從而補之矣